

# 海德格尔对尼采审美主义的超越\*

伍永忠<sup>1,2</sup>

(1.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尼采把由“上帝之死”带给人的精神处境称为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即价值的沦落,并试图以审美排斥虚无。海德格尔则认为,审美无助于摆脱虚无,相反,虚无将解构审美。只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从存在那里接受尺度,人才能踏上“还乡”之路。

**关键词:**尼采;审美主义;海德格尔;接受尺度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8)05-0069-04

**作者简介:**伍永忠(1967-),男,湖南新化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教授。

海德格尔是 20 世纪最深邃、最难懂、又充满矛盾的哲学家之一。然而,不难发现,有一个问题贯穿于他哲学思想的始终:那就是虚无主义。他对西方虚无主义的历史追根溯源,并试图探索出一条走出虚无主义的道路。可以说,他的整个哲学,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虚无主义是西方人反思和批判传统,寻求思想解放的一个结果,人们经由传统价值的解构走进现代,与此同时,虚无主义又成为笼罩在近现代以来西方精神世界上空不散的阴云。虚无作为一种思想境况,乃是相对于充实而言的。因为曾经不虚,曾经充实,当虚无降临时,虚无才会被作为虚无感受到。尼采的一声宣告:“上帝死了”,一般被作为西方虚无世界降临的标志。应该说,上帝的死亡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是尼采首先将这一事实公之于众,使人们突然之间看清了自身的处境,虚无主义才作为一种生存境遇受到关注,作为一个思想问题受到追问。但是,上帝之死的标志性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有上帝与没上帝,就是非虚无与虚无的区

别。上帝之死,意味着尺度的丧失,意义的消亡。人们顿时陷入茫然失措的状态。克尔凯郭尔将这种状况描述为 leveling,即一切差异都被抹平了,没有高贵,没有尊严,没有神秘,没有一种人之为人、最为本质的生存方式。英雄、圣人、伟大政治家的高风亮节、大思想家的谆谆教诲,……一切的一切,在理性面前,都不过如此,不过是某种数量上的优势而已。再没有一项事业,让人心驰神往;没有一种权威,让人顶礼膜拜;没有一座灯塔,指引前行的方向。西方人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同时走进了虚无的近现代;虚无的近现代与中世纪的黑暗紧紧相邻。

## 一、尼采应对虚无主义的策略——审美主义

尼采深知,经由一切价值的重估,没有一种价值可以重新树立起来。然而,丧失了尺度,并不能逃避选择,在选择与不选择之间,人没有选择,那就

\* 收稿日期:2008-07-11

是,只要活着,就必须不断做出选择。尼采的“超人”,是自己给予自己尺度,自己为自己设定价值的。但是,依据什么来给予,来设定?全知全能的上帝没有了。理性能给予尺度、设定价值吗?而恰恰是理性告诉人们:世界上不存在至善的尺度与至高无上的价值。在理性的参照下,人没有理由为了某个唯一的、最高的价值献身,选择这种或那种价值,都有相当的理由,然而,都无法获得充足的论证。即什么都可以选择,什么都可以不选择。那么,选择也就不成其为选择,而是听天由命,随波逐流。

“超人”于是以审美取代价值,认为人的选择没有客观的标准,完全听从于个人体验,人生的意义只能从纯粹美学的沉浸中生发出来,不能由某个最高的价值来提供。“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sup>[2](P21)</sup>不因为真,也不因为善,只是因为我的意志的满足,所以我选择。意志就是“酒神”,对于它,不存在任何现成的价值标准,审美陶醉是唯一的依据。可以说,审美体验成了价值标准,但这个标准又不是通常意义的标准,实际上是没有标准。为了审美陶醉,主体可以自由地创造、设定价值。人生就是不断设定价值,在追逐价值的游戏中陶醉。所谓人生意义,就靠对意义问题的严肃性的漠视和对意义问题本身的遗忘而产生。这就是尼采的审美主义(aestheticism)。

## 二、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评价——虚无主义的最高阶段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审美主义并不能走出虚无主义,相反,那是最彻底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是将尼采放入整个“西方形而上学”(western metaphysics)的历史,把他当作“形而上学的最后形态”来进行批判的。海德格尔对尼采审美主义的超越,就是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超越,亦即对这种形而上学所产生的虚无主义的超越。

在海德格尔看来,自柏拉图至尼采的西方思想,就是存在(being)被遗忘(oblivion)及其逐渐退隐(withdrawal)的历史,亦即形而上学的历史。形而上学是价值主义的根源,而走向虚无主义又是价值主义的命运。

西方形而上学把世界看成是由现成的、对象化的物所构成的;人作为主体,可以站在世界的旁边,认识、评价和选择。我们进入世界,就如顾客进入

商场,现成的商品陈列在前,我们的任务就是选择。人们势必认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用价格明晰地表示出来。物作为存在者,它存在的意义似乎都可以在价值评价体系中得以穷尽,我们的选择因此也变得清晰而有据。这就是价值主义。

价值主义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坍塌的命运。完全用价值的眼光打量世界和物,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绝对平庸化(levelling)就不可避免,即价值论的出发点是在各种价值之间找到一种最高的价值,作为生命的寄托和意义的来源。然而,随着价值相对性的显现,人们终将发现,所谓绝对价值完全是一种虚构,世界上不存在值得我们仰望的东西,任何东西都还需要一个更高的价值来为自身的存在提供依据,就连上帝也不例外。理性会发问:上帝凭什么成为尺度的赋予者?谁赋予了它这种权力?虚无主义于是成为一种命运(fate)。所以,价值主义就是虚无主义,它以形而上学为基础。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仍然走在形而上学的道路上,沿着这条道路,不可能摆脱虚无主义的困境。人作为主体,仍然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主体与世界,仍然是两种存在者的关系,没有触及到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审美主义是另一形态的价值主义。人还是高高在上,在现成的世界中选择自己中意的价值,只是选择的主体由理性(reason)变成了意志(willing),理性凭借推理(reasoning)进行选择;而意志则凭借好恶,好恶以美感体验为准。意志不仅可以在现有的世界中任意挑选,还可以超出现存世界,设定和创造价值目标。主体现在超越于世界之上,它不想在现有世界中寻找一种值得仰望的价值,它是俯视世界。世界是它体验过后的抛弃物。以往的形而上学同时设置主体和与其相对的世界,尼采则放大了主体,让主体超迈世界,形而上学的本质却并未发生变化。

当理性使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枯燥无味,尼采决定撤退到个人的体验中去,那是最后一个有可能为人类保留下一点意义的地方。一旦体验成了决定人们如何选择的唯一因素,就再没有公认的、伟大的东西吸引人们去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人们只得在追求流行的时尚中寻求刺激,只好投入癫狂或纯粹个人的体验之中以求解脱,甚至借助于毒品或某种邪教式的冥想获得某种高峰体验,艺术、宗教、性、学问等等,都成了个人体验的特殊形态。然而,尽管体验能给人激情与活力,使人的本能欲望得到释放,人们终将感觉到,它们无法给生命带来

充实、严肃、持久性的意义。人们将不得不用更刺激的体验来填充体验过后的空虚。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意志主义,亦即审美主义,是虚无主义的最后阶段。

### 三、海德格尔摆脱虚无主义的道路

一般情况下,虚无主义被解释为对某种传统价值的遗忘或背叛,或者,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精神处境:曾经为人们所信仰的价值,失去了它的权威,人们不得不重建、选择新的价值。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sup>[3](P149)</sup>海德格尔则认为,这种解释本身正是虚无主义的根本症候;把人最深层的关切理解为价值,这个就是虚无主义。

价值概念预设着两个基本前提:第一、存在一个与主体对立,且独立于主体的世界。世界中的对象被认识,然后被选择,或者被抛弃。第二、对象可以明晰化,价值可以穷尽对象的意义。

关于第一个方面,海德格尔认为,这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所在。柏拉图开始两个不同世界的划分,理念世界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它就像阳光一样,吸引人们走出自己所在的“洞穴”世界。启蒙时期,人们开始设定一个消极的客观世界,这个世界中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对象,等待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做出选择。物都是作为价值对象而存在。人们相信,有一个最好的价值尺度,根据这个尺度,我们知道什么具有最高的价值,是值得所有人追求的。谁给予这个尺度?在中世纪,是上帝;在近代,是理性;理性则是先验的。进入现代,哲学家们意识到,先验世界属于另一个不依赖于人的独立世界,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产物。于是,经验得以突显,在主体性的经验世界中,价值的相对性与多元性观念开始建立起来,人们相信,人可以持有不同的价值尺度,根据这些尺度,任何对象都可能具有价值,不存在最高的、唯一的价值。尼采进一步指出,主体可以自由地创造尺度,设定价值。价值既然可以随意设定,那么,它也可以被随意否定。因此,价值就成了可有可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东西。因为已经不存在客观的价值标准,标准成了主观的、可以随意创造的。由此看来,自从人们习惯于设定一个与人对立的世界起,虚无主义就不可避免。对象世界的设定,把人们引向价值思维,而价值思维内含这样的假定:生命自身没有内在的意义,必须由它所追逐的对象赋予它意义。这

个最初的设定就是虚无主义的开端。

关于第二个方面,明晰性是价值思维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明晰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比较,才有价值的高低。所以,在价值论者看来,一切晦暗不明的、神秘的、难以言表的东西,要么作为尚未清晰的领域而保留,要么作为无法澄清的假问题而被驱赶到“形而上学”的领域。前者有朝一日终将变得明晰,被条理化、量化,从而进入价值的评价体系之中;后者则被一劳永逸地作为无价值的东西排除掉。从此,人类的世界变得异常清晰,甚至都可以用数字模拟出来。清晰与否,是由人的理性来评判的。因此,清晰的世界,是在理性俯视下的世界,是由理性来定义的,在理性看来不能清晰化的东西,都是虚幻的,不属于人类的世界。世界的发展方向也是由理性来指引的。没有什么可以指引理性自身,因为它至高无上。理性落入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处境。它一面要求得到指引,一面觉得没有什么够格来指引它。它感到自己很伟大,但同时倍感孤独、茫然、无家可归。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认为,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价值思维,而价值思维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和对明晰性的要求。而对明晰性的要求也包含在形而上学之中。那么,只有找到一种对待形而上学的恰当态度,才有可能走出虚无主义的困境。

形而上学的根本就是一个现成的、独立于人的世界的设定。这个世界的设定,必然导致对象化思维的产生。因为它决定了:人们只能看到存在者之间的关系,而不能触及到存在自身。然而,是存在使存在者成其为存在者,离开了存在,存在者就是不可理解的,主体与客体,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了存在的存在者,必然是黑暗的,需要从其他的存在者那里寻求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那个给予意义的存在者本身,又要求第三个存在者赋予它价值和意义。存在者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能给别的存在者存在的根据。

因此,必须从存在出发来理解存在者。从存在出发,世界就不是一个现成的世界,也不是与人相对的世界,而是存在的显现,并经由“此在”的领会而显现。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此在、世界是一体的,而不是彼此对置的。存在是此在的存在,世界是此在对存在的领会,而此在始终在世界之中。世界经由此在的领会,扎根于丰富的生存活动之中。世界既然是一种显现,那么,它是鲜明的;同时,因为它扎根于存在活动之中,而存在活动之丰富、多

变、晦暗不明,就像无边无际的大地,所以,它又是遮蔽的。它是既显现又遮蔽,或者说,它既明晰又神秘。而且,海德格尔认为,世界之中那些尚未被明晰化的东西,才是生存意义的活水源头,才是人最深刻的关切。这样一个既鲜明又遮蔽的世界,它不能把一切都诉诸价值,告诉人们如何才是最有价值的,但是,它能像明灯一样,给人指引。人必须投入到生存活动之中去,理解存在,以及人的本质,在理解中建立世界,从世界那里接受指引。生存过程是既受指引,又充满神秘的旅途。正因为坦荡与冒险并存,生命的阳光与死亡的阴森同在,意义才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也只有在这种“世界”与“大地”的紧张之中,意义才能生成。

海德格尔把虚无主义归结为价值论,价值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尺度问题。价值主义者要么从某个至高无上的神那里接受一个现成的尺度(这个神也被理解为一个存在者),即神给予人尺度;要么是意志给予世界尺度。如前所述,它们都将导致虚无主义。而海德格尔的“此在”是接受尺度,不是从一个与他同样属于存在者的神那里,尺度也不是那么刻度清晰。“此在”是从存在本身接受尺度,尺度往往是隐含在活生生的生存范例(paradigm)之中,其中包含许多晦暗不明的因素,但这些因素是富于启发的。也就是说,人是从一种诗意的语言中接受尺度。例如:古希腊的神庙,中世纪的教堂,梵高的“农鞋”,都包含着某种尺度,对人的生存具有指引作用。和尼采的“超人”相比,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人更加谦卑、柔顺,他懂得自己是有限的,要死的,在浩瀚的宇宙中,人很渺小,人就是人,不是神。只要人还在,天就不会塌,因为天比人更久远;只要人固

有一死,神就不会死。那挺立于“大地”的“世界”,正是天、地、人、神的聚集之所,自绝于天、地、神的浪子,只有重新回到神的身边,才能返回家园。

尼采宣告了价值的破产,并试图借助于审美的力量拯救陷入虚无的人类。美学成为了价值破产者的避难所。然而,美学自身的遭遇又如何呢?人类生存的茫然无据必然要蔓延到美学领域。所有的艺术都成了“无主题变奏”,成了自我满足的途径,一切离奇的个人体验,都可冠以艺术之名,艺术散落了,无所不在,一切都是艺术,艺术就是一切。艺术自身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的危机,它无暇自救,如何救人?

经过海德格尔的转换,哲学变成了艺术,艺术也变成了哲学。艺术作品成为真理的显现、意义的聚集:“只要它是一件艺术作品,那么,在这件艺术作品中,真理就已设置入其中了。”<sup>[4](P22)</sup> 作品以诗意的、生动的方式宣示存在的本质。艺术不再是酒神般的自我陶醉,而是一种思想的工作;思想不再沉迷于逻辑之中,妄图解析世界的结构,而是在沉吟和歌唱中祈祷神的莅临。

#### 参考文献:

- [1] [德]尼采. 悲剧的诞生[M]. 周国平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86.
- [2] [德]尼采. 权力意志[M]. 张念东, 凌素心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 [3] [德]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粟世来)

## Heidegger's Breakthrough over Nietzsche's Aestheticism

WU Yong-zhong

(1. College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2.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04, China)

**Abstract:** Nietzsche defined the spiritual situation caused by “the death of God” as nihilism. According to him, nihilism was the destruction of value, and he tried to repulse it with aestheticism. While Heidegger argued that aestheticism did not help in extricating people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nihilism; and aestheticism would be deconstructed by nihilism on the contrary. Only when people shake off the shackles of metaphysics and acknowledge receptivity toward the being itself could they embark on “returning”.

**Key words:** Nietzsche; aestheticism; Heidegger; receptivity